

贾平凹：旷达独行（上）

胡竹峰

胡竹峰：贾老师，我昨天到咸阳机场，扭头看飞机，一个个胖乎乎停在那里。当时居然想起了你的小说，也是这个胖墩墩的感觉。从早期的《商州》《浮躁》，到后来的《秦腔》《古炉》《山本》，我觉得你的长篇越来越开阔，越来越胖。甚至书法也是越来越胖了。我问你啊，肉感是不是你的审美审之一种呢？

贾平凹：实际上我自己追求的是种浑厚，这东西吧，你也可以说是胖一点，对吧。但是它还不仅仅是胖，还有厚一点。举个例子，2000年左右，我那时候去新疆特别多，坐车到处跑。也不是说有意识要增加什么，但每去一次新疆，回来后，写作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它那个环境，那种辽阔感，无形中给你好的力量。

胡竹峰：我刚去新疆半个月，感觉有那里的好，人面对着是更大的天地山脉。那里的人更硬朗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。

贾平凹：嗯嗯。你是写散文的，我最近写那个《记黄河晋陕大峡谷》散文，反响挺好的。散文要是写好了嘛，不比小说差。

胡竹峰：嗯嗯。中国历代就有文章的传统，只是这些年小说占了上风。你好像格外喜欢去黄河、秦岭。

贾平凹：是这样，反正每当受挫折啊，或者疲倦，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，要么到秦岭去，要么到黄河走走。尤其最近走的这一次，走这个大峡谷，黄昏时候的那种气势很震撼，回来写东西就不一样了，吞吐量不一样，其实就是格局往大里走了。咱也不是性格特别张扬的那种人，所以追求的就只能是浑厚的东西。你看我身后这上面的字，耸瞻震旦，这是很多年前写的，但是觉得它厚实，我追求这个东西。

胡竹峰：这种追求让你的作品越来越开阔。我还有个感觉，你的作品，是一脚乡村一脚城。你在写农村的时候是立碑的心态啊，《秦腔》后记，就是说这本书是给故乡立碑，但你写城市就不同了，格外多一些闲笔，飘逸些。

贾平凹：虽然出生于农村，是从乡下下来的，对吧。但现在说起来，我也不是农民了。一辈子了，骨子里的东西，还都是乡村带来的。那些东西，都是生命的东西。我就在城市和农村，不停转换着，来完成我的中国创作。我在城里看乡下，在乡下看城市，比回到纯粹乡下或者纯粹在城市感知的东西要多一点。

一些小说写腐败分子，但腐败分子绝对不看。咱写农民，农民也不看，是吧。咱写这个东西，首先是给自己阅读的，或者是自己来修炼自己的。

胡竹峰：这次看你的新作《河山传》，这个文本和过去也不同。我的感觉就是，你在恢复传统小说里写人的笔墨。我不是小说家，写人这个传统在当代文学似乎是式微的。

贾平凹：《河山传》我吸收了《左传》《资治通鉴》的一种写法。在这



作者与贾平凹合影。

王立志 摄

之前，有好多作家，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我自己，从五十年代过来，当时学的那种文笔都是描写式的。一旦描写，他就走不动，走得快了，好像不是描写了，走得扭扭捏捏，老走不前，一事情老交代不清。

但是读了《左传》《资治通鉴》以后，它是大的叙述。我是明白了啥叫大叙述了，就是它就不拘泥于场景描写，不拘泥人物对话，但是它里边写人写得特别生动，分着层次来写的。《资治通鉴》的文章我记不得了，记得徐霞客写三峡，那篇文章特别短，你是看他一层层写一事情。《左传》《资治通鉴》同样是这种办法，一层一层，各个方面来聚焦到这一层写，写人也是这样，从各个层面，一层一层写过去。我基本上就吸收了人家这些东西，而不纯粹是写故事。当然也有故事，我把那个故事，层层来剥开写，有些几句话一层，几句话一层，就这样不停叠加起来，这个人物就特别生动。

胡竹峰：讲的真好。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，写小说的时候，你解剖人性的阴暗，很多隐秘的角落，写得淋漓尽致啊。但写散文不是，写散文的时候，我们的贾老师大部分都是天空晴朗。

贾平凹：散文和小说不一样，更抒发一些东西。我反对说理的散文，形象来交代完就可以了。

胡竹峰：说理散文容易板着脸孔，总是教训教育别人也不好。

贾平凹：对着对着，写的内容不一样，散文更多地写到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有关联的一些生活。小说他是要编故事了，就要写更大的一件事情，内容不一样，笔法也就不一样了。

胡竹峰：你的作品不断再版，会润色修订吗？

贾平凹：如果发表了，我再不管它了。一般的小说，比如长篇小说几十万字，我最少写三遍。就从第一个字写，写完了以后，我再从第一个字重新开始写，这一遍就是修改。完了之后，我又从开头写一次。实在还不行，那就再写一次，不断写。写就是改动的过程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写作快，我坐一会就能写一篇文章。我曾经到一个地方去，把烟盒拆开，就写成了一篇文章。

胡竹峰：好像是《寺耳记》？

贾平凹：还不是《寺耳记》。从寺耳回来以后，朋友叫我写字呢，我说我给你写文章。

用毛笔写出来的，一气呵成。现在年纪大了以后，写篇散文，两三千字，我可能要写四五天，很慢。写一遍觉得那文笔这不对那不对，得讲究一些。一个两三千字的文章，折腾你三天四天五天，把你气得也没办法，但是又得琢磨。年纪大了以后，和年轻时想法不一样，文章表现也不一样。

胡竹峰：我当然不能在你面前说年纪大。我就发现到四十岁之后，写文章不想那么直白了，希望迂回一下，会把很多的话藏起来，我要找那个分寸感，所以咱越写越慢。

贾平凹：对对，这个文章嘛，无非就是里边有一些道理，最好属于别人没发现的道理，或者说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，你把它写了。还有就是感情，咋能把你的感情写进去，然后就是文笔，词要达意嘛。年轻时候华丽，老了以后，就更混沌一些浑厚一些，或者简约一点，写得更简单一些。文章随着年龄，年龄其实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东西，年龄也就时间，时间是最厉害的，是吧？你就是不学习，不动弹，你坐在那儿过上几年，你的想法都不一样了，你写的东西都不一样了。

胡竹峰：好比器物，放久了，自然有了包浆。刚才路上，我坐车上回忆，九八年九九年前后，看你的《废都》《高老庄》，后来看《怀念狼》《病相报告》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时间太快了。现在回忆我小学，也觉得仿佛昨天，时间太快了，滋溜一下。

贾平凹：嗯嗯，对着对着。

胡竹峰：说起来很有意思，年轻时候读书，现在居然可以见到这个作者。每次见到你，心里还有点激动。今天还在读书，见哪个作家都不激动了。你的散文集《天气》我非常喜欢，拉拉杂杂，混混沌沌的，写得很坦白，很恳切，它里面有朴素的日常，有褪尽铅华的那种美。什么时候再出一本散文啊？

贾平凹：我后来出了一本写秦岭的《秦岭记》，不知道你看了不。它里边基本上就是你说小说也行，

说散文也行。两者就混杂了，我也不主张小说散文分界那么清晰，你觉得是个啥就写吧。我最近正写个东西，估计到年底我把它能改出来，我觉得比《秦岭记》要好。

胡竹峰：《秦岭记》首发在《人民文学》，当时看了就喜欢，有笔记的传统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你把三十年前的《太白山记》还放进来了，我很偏爱你的《太白山记》。

贾平凹：《太白山记》好多人看不懂。

胡竹峰：解与不解，懂与不懂之间，那个感觉好就可以了，因为当时你苦闷，身体状态也不好，隐喻了一些东西，那里有些句子我都记得，《寡妇》开头说：“一人冬就邪法儿地冷。石块都裂了，酥如糟糕。人不敢在屋外尿，尿成冰棍儿撑在地上。太白山的男人耐不过女人，冬天里就死去许多。”二十年前看了之后，记得是一个黄昏，我说这个语言太好了，这就是好的语言啊。

贾平凹：等我这个新作，明年如果出版了，我给你寄一本。

胡竹峰：哎哟，那太好了，我收一本你亲自送的书啊，高兴。贾老师，我问你啊，你怎么看文人相轻？

贾平凹：劣根性，人性的那种丑陋吧，始终都存在着。社会有什么人，文坛也有什么人，甚至更多。他这个详情吧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嫉妒心，文坛是个名利场嘛。我不是受了好多委屈，雷达跟我讲，大家在吃饭，你把一碗红烧肉端跑了，后面人就要追着，就要打你。

有好多时候你不伤害别人，别人也可能伤害你。

胡竹峰：过去年轻，看了很多作家，真仰望他们，后来不仰望了。花了很久，克服自卑，后来又慢慢认识到，一些光鲜的人，其实很不堪。所以从此我有了平常心。

贾平凹：现在有些作家里边，说自己不爱当官，动不动就鄙视这个官，但一个科长，他也争破头。

胡竹峰：人性就是如此啊，有些人可能背后骂你，天天说贾平凹的坏话啊，但是他看见你，也要来握手、拍照，然后给别人看。其实优秀的人，真正优秀的作家，心态都很好，对有些人事，有羡慕，不会嫉妒和恨。甚至羡慕也不必，各作各的文章嘛。

贾平凹：我欣赏才华，谁有才，我越喜欢，因为人家那天生的，你没办法，你让人家发展嘛，咱追他就好了，追不上，绝不是嫉妒。但更多的人，他产生心理不平衡，你存在就是对他的威胁。你继续写，再发展看看，你就知道，你周围，你原来的朋友你的发小，都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。但是后来我想吧，人就是动物嘛，他嫉妒你，他伤害你，证明你还可以嘛。

好多人来消费我，或者好多人来沾我的光，这也没有啥。我想起我们村里有个老者，特别贫困。每当别人向他借钱，其实他就没钱，也要想办法给别人钱，他老婆就骂他。他就说，你看别人向我借钱，他看得起我。后来我就想，别人一边消费你一边伤害你，来吃你喝你，其实这也没有啥。一个皇帝管一个国家，咱才给多少人好处。